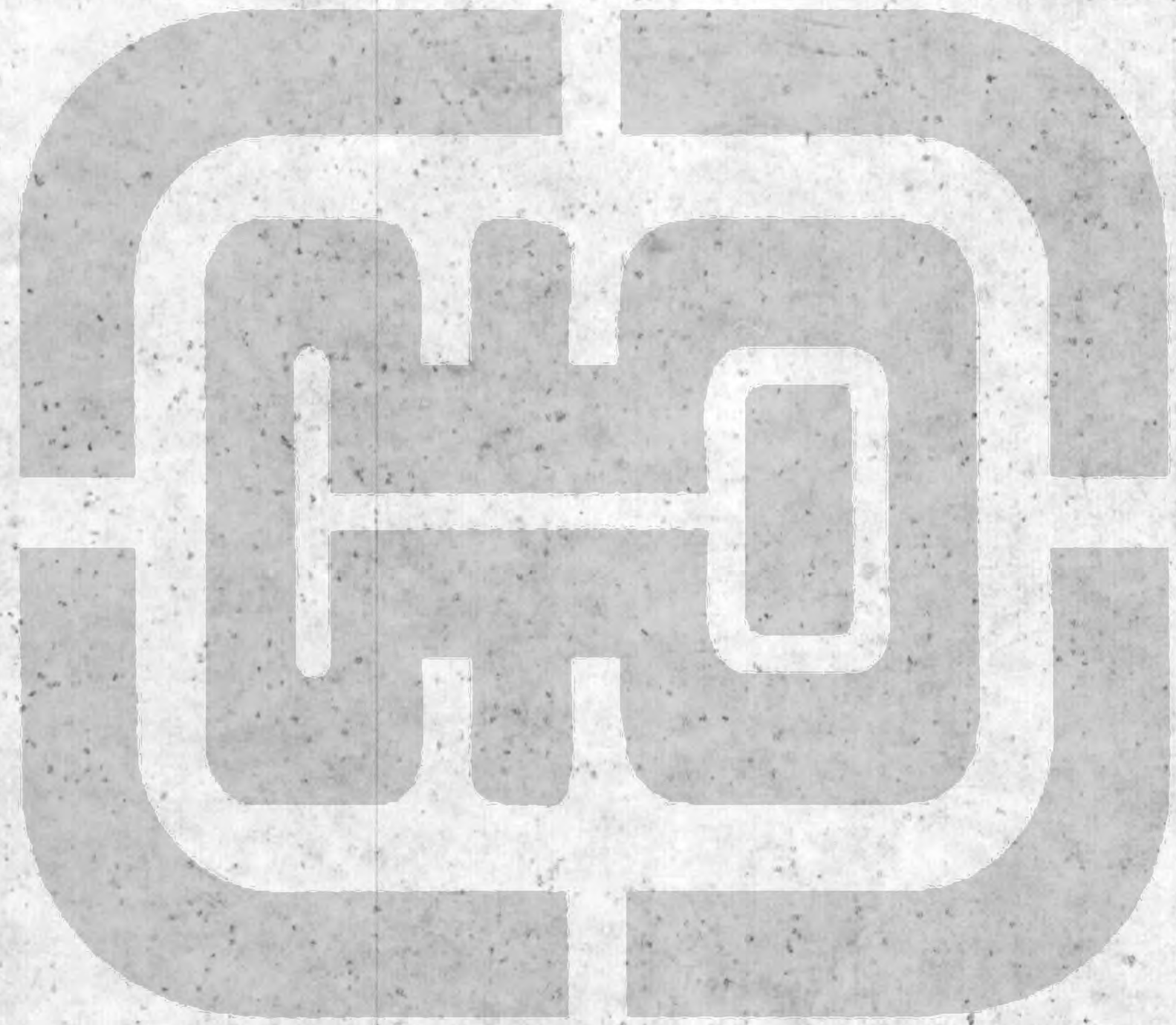


書名	魏書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脩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柒拾玖至第拾壹（總卷魏書玖拾壹至玖拾叁）
葉數	柒拾肆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　廣壹尺壹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或魏書傳幾（間魚尾有橫線）下標葉數（間有第一魚尾或描線）下口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画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自竪筆字潤筆　間有玦葉及黑丁筆補字
覆查加注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龔汝僖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弍拾弍日

（第弍拾柒冊）共肆拾冊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楊守敬藏書

晁崇

殷紹

王早

張淵

劉靈助

耿玄

居洽

江式

徐謇

李脩

崔彧

王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摽曆數之術先王垂

卜筮之典論察刑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
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
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
文術數知名於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
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
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
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
角蝕將盡崇奏曰占暈為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剋
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悉焚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
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
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
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
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
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
懿叛又與　臣子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暉章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為實

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
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
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
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龍驤爵林卒子清龍驤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
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恭龍驤爵卒

子元和龍驤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
事苻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
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
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
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
神䴥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
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
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驍騎軍謀

酒嘗著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晦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群宿能不歌咏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豐星之分闔晨鼓而蕭瑟流夕暮以摧頹游氣眇其高峯寒宿換而華希靚時物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臨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悲歌之末遂援管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 紛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地位尊故言獨標也 瞻華蓋之蔭蔮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在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 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

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
蹻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尒乃縱目遠覽徑極四
維北臨盍機衡南覩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三
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囧囧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微星座一星在太微星中皦皦囧囧皆星光明之貌也
以垂暉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
聚於後闇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
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
備非常闇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
甩前別一宮之名
皆相位焉也仰見造父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
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
五星在奎匏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哀一名
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傳說登
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
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
丁夢得賢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
在龍馬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與者死
而精上為星求北曰陽
在河北故曰津陽也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
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
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
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
星俠東井東西遥
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囧
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天設五公九
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儀典
囧無悉盡言無不盡諸貳謂太子一星
備官職亦有之也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
在帝座北三吏三
公星在太微宮中也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
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
將相次序以儒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
皆有上將上

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
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跨黃道南北兩端主分別九州之土地也一曰天街主禁姦非
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以西屬外國龐頭麤褐引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幷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檢音斂十二星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檢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宿東北攝提六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主防奢搖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為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
庫樓烽燧以灼明騎官騰襄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太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騰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磔落而
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
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丈人極陽而慌忽
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
子孫彗彗於參嵎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彗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彗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倘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參東南天市垣主盤言怖故曰吠守雞能候時故曰倘晨狼一星在狼北野雞二
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
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

星廿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四星在鉤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勾陳右傍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衍忽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苞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下苞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苞瓜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滇女北麗柱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增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趣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驚磕騰蛇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驚磕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此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餼覩鉤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鉤陳中禁復觀天帝休息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故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外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子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建牙旗為禦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闕睢窈窕之美無妒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之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圓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屋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冷龍魚擒光以映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屠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鼙爵之宮奏彼絲竹為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鼙爵西南鼙府也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儻遑而

暉爛虎豹熊羆西星在狼星儔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比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青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矢其外則有燕秦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霹靂五星在土公西南雲南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驟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

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六甲侯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穹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旱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卑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荅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搆其曜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太微宮也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立東方赤帝赤熛怒

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金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憯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憯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臣衛而為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為緯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暐曄昱其益曜棨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榮華也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變見角

元也歸邪繽紛飛流電舉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星焱去而迹絶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焱電長 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 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晉宋爲晉分梓愼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虵垂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一歲星王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虵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虵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梓愼見虵乘龍知飢在宋鄭然一裨竈以爲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也 或取證於逢公或推繇於衛年 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愼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衛午謂虛宿對午午爲張翼張翼周王楚子之分裨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填道水府 普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 言先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介也 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燊燎覩 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 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 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爲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 衛生畫冥則太白食昴而摛剛 昔衛先生爲秦畫策於長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 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回駕 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 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 昔光武爲白衣時與嚴陵相厚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

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旣往尒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譴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五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旱也陰精乘箕則大颶暮鼓西南入畢則滂雨淫淹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為淫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猶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蚖言雲從龍能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銅山崩而晉鍾鳴也若夫宴軍潛駕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驟度靈輪淡旦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淡旦而過周也爾乃凝神遠矚曠眄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逈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

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負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士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莘郊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熒惑舍而延二年**壯漢祖之入秦亦五緯之聚東**晉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之分**尒乃歷象既周相徉巖際**相徉倘徉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於書契大矕前代之將淪咸謂告於民曰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酗荒而致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縣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衰枉蚩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蚩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涼人事之有由昔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爲變要由人事豈妖災而已**誠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主玄象譴

告不能改行自新以荅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脩德也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旋璣闕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旨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逐遣人試出城候焉馮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為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為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量分察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筭數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歛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書為器進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汗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為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歐擊不聽近已猶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

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
曹以藝術爲蒸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
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
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
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
九崖巖沙門釋景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
士影所求請九章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
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重差減六府心髓
血脉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精
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駭騶穆等仁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
特垂眞憂閔復以先師
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
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
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
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
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慕

嚴不得資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遷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史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陳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御

明旨謹審先所見閻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貴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晷暮每懼殂殞塡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廢依先撰録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吉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
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
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
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
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
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
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
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
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
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
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
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
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
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
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給帶書囊
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
州而至即捉早上馬遂詣行官時世祖圍涼州

未拔故許彦薦之早彦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北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彦以其術勝恐終為已故譎令歸耳

秋玄鉅鹿宋子人世善卜筮於室內有客扣

術於雨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榮性信卜
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
建義初榮於河陰三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
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
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為公增邑通前千戶後
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
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

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捍遂令靈助兼尚書冨前
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
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簒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去衆疲怠靈助又曰時至
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
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
靈助簒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曰靈助曰
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
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戸進爵爲燕郡公

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
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勳仍薦兄
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及尒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非靈助遂
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
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已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

氐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非詭道厭祝之法民
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
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
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者
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故兆
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北列延慶
候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
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全盛
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盛之封成王

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
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西
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
馮翊太守善蟲篆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渡
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

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
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
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
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
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
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撿校御史尋除
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受文昭太后尊號詔冊特
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
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

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
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
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
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
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壹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邊俗趨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顯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繼張敞從之受學以教閭里之子至今傳之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

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顏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
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
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
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
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
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
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
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愼古文學之師也後愼嗟
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
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話
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
評釋百氏諸子之說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雜物奇怪珍異王制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

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千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緑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參會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
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
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靦神虵爲蠽蟲如斯甚衆
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
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
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脩舊史

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璠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覬古篆之法各
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
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
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録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既叅臣闇短識學庸薄漸
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再承澤

雲津廁霑漏濶驅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宸
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
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
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愼說文爲主爰
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
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
類編聯文無復重糺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
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
衆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逐許冀省白氏之觀而
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
請并就太常與兼教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
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

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
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弟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
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
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
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
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
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蔡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
意太宗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
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泰常四年卒論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
為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

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
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効徐
氏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竸往從
之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
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
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
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
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
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
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
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
令脩訴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
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
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父又不逮父

徐寔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
善醫藥寔言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
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
使寔隔簾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
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
及李脩之見任用也寔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
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
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
寵禮[illegible]及薨寵渥昭儀有疾皆令製治
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寔飲爲高
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
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甚疾
大漸乃馳駙召寔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
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瘦內
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寔于上席遍陳餚
觴于前命左右宣寔救攝危篤振濟之切宜加
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亹有礙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覽万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
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
瘠玉几在慮侍御師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
宰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
妙俱至乃令沈勞勝劇愈篤察克疹論勤語效實
宜褒録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疚數朝錢
爵大隧況疾深於暴瘵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
書解退比雖銓用猶未 進舊昌李事合顯

進可鴻臚卿金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餘錢
一万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
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
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
牛馬皆經內量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
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
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
加功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
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

驥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
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
史諡曰靖

子踐字景斗小名靈寶龍驤將軍歷官兗州平東府
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子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
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子
因入國武定中入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

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
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
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
安上棄縣歸命與父世儁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
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
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
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
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

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羞而驚悸遂成心
疾文明太后勑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訴脉謇云
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
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又召補
侍御師尚書儀曹郎吳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徵
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又歷
六輔之初顯為領軍十列朝通規策頗有密功
累遷遊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
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
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
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
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
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
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
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
職諷求更換詔委政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
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
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

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
幸東宮顯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
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
參奉圖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
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
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
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
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官

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毋
勞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圖冊於儀
須兼太尉及吏部舍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
行事矣

崔或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　國位
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南
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景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

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
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
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
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
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
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
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
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垂
薦之與聰俱補中書侍士自在中書恒庇李沖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
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為體練由少游
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行對門婚姻也高祖文
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
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
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鏤為務因此大蒙恩錫

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又詔尚書李沖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
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爭競積
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
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
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
高祖脩舡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
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之戲舟檝之具
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政作金墉門樓皆所措
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
剖劂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
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
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
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
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比京宮殿多其制裁作
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
中立射滑稽少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

語至可駭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謇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謇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檮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美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

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剖劚見知沒其學患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列傳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亦取北史藝術傳論云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云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乃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
如奠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毋克昌二妻殆
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辭文辯兼該聲自
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
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
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瞻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
懿女也有才識聰辯彌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
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
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
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
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
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
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
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
同室終契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賢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宴有華宗擬
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
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薄止一暮
（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詣忻
願難冀常影跡易乖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值
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形身分土壤千里雖遐
應如影響晉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
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
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紛忿鍾心昔就幽宴永帽
堂宇長扇毋兒（其七）莊莊中野嫠孤伭爲藥宴
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冥哉貞婦曠
世靡疇（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
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
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
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
奉無寄赤子賸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

耳房垂泣而數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
在自盡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
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
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感嘆劉氏輟哭
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得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旁
未曾出門逐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營謀無
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給去他行因而遂歸其家
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
不反其執意如此訓道子有母儀法度緝所
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
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
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閭爲其文序
云祖母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

自致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遘疾夙伉儷秉
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敢久要誕茲合亂幽
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
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
糾王氏詣曹自言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
為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
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
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郡縣女子孫氏男五者夫為靈縣民所殺
追執讎人男五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五
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
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
男五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
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
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
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

河太守母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酒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

終

涇州貞女兇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婢幣既畢未及成禮兇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

當相報言終而絶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
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
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
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
没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
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閿令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
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
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著

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
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
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
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
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
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
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
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
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
姚氏婦哀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顗亦
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初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
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
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
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
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蔬食素
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
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
祖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
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
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
以狀具上詔標牓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

母登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
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績倉卒失圖計無
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
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
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登以狀表
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後令曰鴻功盛美實
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
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

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
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
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
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
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
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
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
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

至賊乃退散瞽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
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
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齊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員孝女宗者趙郡柏仁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
女汜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
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
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
便飲食日損漸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
喻未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
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
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
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汜陽向洛旬
方達攀櫬號踴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
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
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
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爲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莫不嘉其孝女冢至今名爲孝女冢

滎陽鄭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娉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違之其志遂經郡訴稱刀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右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牓

史臣曰闕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小史然亦不完

陽王不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
書侍郎鄭義為傳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
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
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
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
常以夜帷車載往閣官防致前後巨万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

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 [illegible] 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幃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訊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扈輿駕親臨問之榮治生平惠流身後夫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嘗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閒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

刑載在唐典知入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録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脩福業蠲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臺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詩薨時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温明祕器名曰公王遇監護喪事贈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内侍長董醜奴營墳墓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為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前毀命高允為之讚京都士女謌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

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葬也假親姻義舊喪紆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利屬焉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縣薦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辛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

太原晉陽

子龍袭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為中散仍拊中部叡薨高祖詔龍袭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袭龍袭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龍袭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龍袭王爵例降為公太后崩後龍袭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

刺史十七年興駕謁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
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為立銘置于大
路盧相稱美或曰龔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
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
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發為中尉所糾會赦免訖
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
曰質

子忻襲爵為大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
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諡
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
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
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龔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仝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

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晉陵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感心焉靡厝

伏惟陛下啓籙應期馭育方物承緌統之艱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秋上帝昭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舍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漢雨千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詳賢登士博舉寒官擢申滯怨振窮乏

使之滋水沒川之彦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圜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慚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小朱榮居椿之宅榮

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
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
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與和二
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
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
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
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
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
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
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
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
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
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
子以弟子暄子為後

徹弟諶字厚誠為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
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為侯
遷太常卿出為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

光禄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内侍自太和
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
累千万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
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黄門侍
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為
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
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一味年

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受禪
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儀同三司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大穆以
爲北道行臺郎中仝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
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
邑五百戸永安末除征西將軍豳州刺史不之

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中卒

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

謐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

加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侯例降爲伯

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建尉評

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歧州刺史趙郡王謐

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馹馬慰喻咸即降下以奉

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

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建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

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

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

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尋以老疾不堪理務

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

爲後

伯豫龍驤將軍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

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
秀反遷冠軍將軍賜
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
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
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假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洪壽弟嶷字安宅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
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表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
而卒

叡叔隆係冠軍將軍始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
并州刺史鉅鹿公謚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
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昱給事左右太
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
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
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
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

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達會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齋帥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白銀武衛及受封之日重加寵饗每臨饗

其宅世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戚貴臣莫與比寵仲興亦從容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位尚書故自散騎為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居趙郡自以寒微立在舊出京北霸城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遂至忿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歐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北海王詳聲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執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

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
紜以徼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
仲興是後漸疎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
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
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資幹充虎賁
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
官世宗踐阼復叙用爲冠軍將軍出入禁中無所
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
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修宅宇高華妾婢充溢微
樂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
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恵安後名謚都曹
史積勞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
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
宮爲白衣左右頗有旅賁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

愛遇日隆然天性閑寡不關書疏是故不參文
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歷員外通直
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
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
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
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當駿
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于禁內咸陽王禧等其
家財貨多賜高祖及脩脩之葬父也百寮自王
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奠之具塡塞門街於
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
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
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
射宮脩又驂乘輅車旒旃觸東門而折脩恐不
遽葬日驛赴定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
脩道路嬉戲略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傑
觀從者嘑嗷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
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屋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

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
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
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
祗附於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
過矩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
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攡謀匿玉
印筆高戩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
及李憑等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
糾擿助攻治之遂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棘不彫
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
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幼所經見長難
遺之故簉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
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濯兇昏自
甚驟佞荐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
淺之方陵猰王侯輕傲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
接頤氣豪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後暴繼聞居
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雍
州人趙僧攡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執不物

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辟實難冀爽然楚履既隊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鬻脩雖小人承侍在昔猶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二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眛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勑申沒以謝朝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慶決其罰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輦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已之踈遠焉

姑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

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
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有姿
貌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
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皓侍直禁中
舊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
政皓着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
軍時趙脩亦被幸姬害之求出皓慫外守皓亦
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

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免除兗州陽平太守
賜以子爵父子割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赴
去內不以踈外爲感及趙脩等敗竟獲全免雖
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
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
既官達自云本出鴈門人詔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
許遷驃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
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

從竹汝頼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
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時臨幸遷冠軍
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
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附之皓弟年尚一十擢
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韺從妹於世宗爲從母
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
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彊之云
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
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

産殷積起宅宮西朝貴第宅之及也是時世宗雖
委万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
夫綫轉光禄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
帝之勞更希進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
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詳恩
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陷害
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
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掌
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

皓等皆詣南臺置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
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
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與和初以罪賜死
子姪徙邊

胄字元孫河閒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
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
又不敘用詳又爲啓曉乃拜將軍直閤
季賢起於王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
殿中將軍司藥永仍王厥閉與茹皓通知庶事

勢望漸隆引其兄爲謁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
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
爲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爲世宗典
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
相侔官敘不異掃靜妻義恭姊也情相遺薄室
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
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
接眷而掃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

焚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
譖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祕密世
宗不豫義恭晝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
義恭諂附元叉又有淫宴多在其宅爲嘗藥淡
徇出爲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
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鬚眉曉了事
敏司空李沖之貴寵也邕少年端謹出入其
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沖亦深加接念令與諸

子游處人有東帶謁於沖者時託之以自通高
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
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
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治太
和中歷鄯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
少卿尋爲荆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荆州刺
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
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
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入郊廟脩恒以

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
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邕轉給
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
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荊州
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大守怡辭
荊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
兵校尉邕祖嶽舊塋在代京喪自平城還葬南陽
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給事黃門
侍郎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少良

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
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
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
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
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爲廷尉久不斷決孝昌
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
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飤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
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

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劒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蠭寇侵疆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髑髏御車和朕屬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中辛勤行餌追遠録誠宜先推敘其以剛爲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戸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爲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數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散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

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
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
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
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
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音何所依翻
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
引必須箠撻取其款言謂撾撻以理之頻至於
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扑
兼剛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

處之大辟未乖靈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
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
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民命理無全捨
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
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
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
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
尉如故及領軍元叉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

子又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
食典御以爲枝稄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
前削之封壽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
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二俸粟賑給征人肅宗
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又之解
領軍也靈太后以又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
以剛代之示安其意靈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
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
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徵勤賞同
利建寵靈之極超絕羣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
方懷梟鏡返噬之志與權臣元又婚姻朋黨虧
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一入迭爲奸防又與劉
騰共爲心膂閨閫之內逼瀆內外且位居繩憲
糾察是司且立格言趣勢同廱鳥集方嚴楚撻枉服
真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
付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
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
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
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公先有侯氏於是始家
焉正光中文請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
爲家世之基善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
領甞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中驃騎將軍殺
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猷滎陽人宍皇初爲司徒胡國
珍行參軍因緣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
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寵太后慶華關寶寅西征
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
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甞食典御
書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
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
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
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徽
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
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
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

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尒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紘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爲榮腹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徐紘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紘少好學有名理頻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爲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詔附趙脩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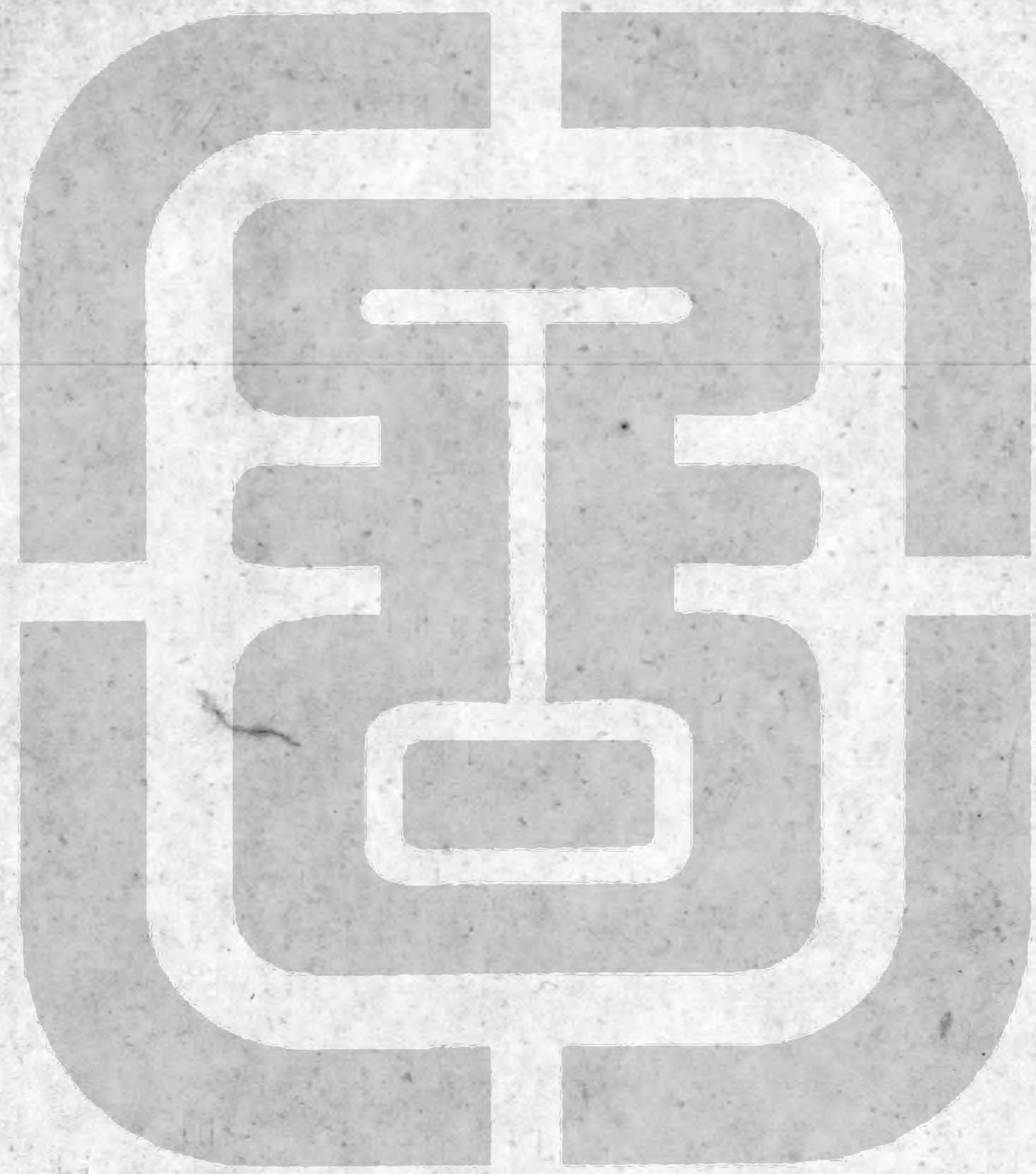
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當黨徙袍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紘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又之害懌也出爲鴈門太守紘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兒事又大得又意及又繼西鎮潼關以紘爲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紘曾爲懌所顧待復起爲中書舍人紘又曲事鄭儼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

舍人挾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
時有急速令數友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
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裁亦可通情時黃門
侍郎太原王導業琅琊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
爲紘秉筆求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紘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
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
服之然性浮動慕雅利外似寬正內實諂諛時

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皇生負壯矯意禮之其詭態
若此有識鄙薄焉紘與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
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荀組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
徐鄭嶷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
鐵券開尒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
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紘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
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紘弟獻伯爲北海太守
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紘使人告之亦將
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紘往投之說侃令

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及并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關

列傳第八十一

魏書九十三